

“轻声”“儿化”现象的规范研究

张 岚

(安徽新华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88)

摘 要 “轻声”和“儿化”在话语中的频繁出现是北京话听感上的两大特色,也是现代汉语规范工作中的两大难题。如何对这两种现象进行规范,有利于克服语言内部的分歧和混乱,促进语言向更加健康、更加精密、更适应时代要求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 音变; 轻声; 儿化; 规范

中图分类号 H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5823(2017)06-0032-02 **收稿日期** 2017-01-14

普通话是各方言区都要学习使用的民族共同语。我们要学好普通话,不仅要读准每个字的声、韵、调,还应该掌握主要的音变规律,这样普通话说得才不僵硬、更纯正。其中“轻声”和“儿化”就是最常见的两种音变现象。

一、“轻声”“儿化”的性质

轻声是一种特殊的语流音变现象,它是因为某个音节与其他音节相连,长期处于口语轻读的地位,“失去了原有声调的调值,又重新构成自身特有的音高形式。”^[1]听感上显得轻短、模糊。轻声不能独立存在,一般体现在语流里的词语或句子中。例如:收拾(shì),你吃了吗(ma)。

儿化是因为词尾“儿”和前面音节的韵母合音形成,从而变更原来韵母的音色,成为一种卷舌韵母。儿化词中的“儿”本身不再独立发音,只是前一音节韵母上的卷舌成分。

二、“轻声”“儿化”的作用

(一) 轻声的作用

1. 区别词义

精神(jīngshén):表现出来的活力。精神(jīngshén):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

2. 区别词性

大方(dàfang):形容词;大方(dàfang):名词。

(二) 儿化的作用

儿化具有词汇、语法意义,并能产生一定的修辞作用。例如能区分同音词:拉练:野营训练;拉链儿:拉锁。

1. 表示细小、轻微的意思

例如:树枝儿、头发丝儿。

2. 表示喜爱委婉的感情色彩

例如:小孩儿、大婶儿。

三、普通话对轻声词、儿化词的吸收问题

(一) 轻声词的吸收

北京话里形形色色的轻声词,并不是全部都要吸收到普通话里来的。从语言的社会表达功能和约定俗成的角度看,以下具有较强规律性的语法轻声词,应该纳入普通话范围之内。

1. 句末语气词必须读轻声

例如:今天是星期一吗?

2. 结构助词、时态助词必须读轻声

例如:美丽的花、去过。

3. 部分名词、代词后缀

例如:房子、你们。

4. 方位词或语素读轻声

例如:屋顶上、家里。

5. 趋向动词读轻声

例如:走下去、回来。

掌握语法轻声词并不困难,因为数量不大,又有规律可寻。

还有两类词汇轻声,也应该纳入普通话范围之内。一类是前面所述的具有区别词义和词性作用的轻声。另一类是在北京话口语里只有轻声一种读法的词。例如:巴结、馄饨、戒指、骆驼、意思。

这一类双音节轻声词,第二个音节如果不读轻声,虽不会改变词义或词性,但由于破坏了这些词固有的约定俗成的语音形式,听起来会让人感到很不自然。至于那些在北京话的口语里本身就是可轻读、可重读的词,或虽必读轻声却是北京的土词俗语,那就不宜于确定为普通话的规范读音了。

(二) 儿化词的吸收

少数带词尾“儿”的词语,并不读作儿化,例如“女儿”。或是在对仗整齐的诗歌或词语中,词尾的“儿”

基金项目 安徽新华学院 2016 年校级科研重点项目(人文社会科学“普通话常见语流音变现象研究”(项目编号:2016RW007))。

作者简介 张岚(1982-),女,安徽新华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字学研究。

也是一个独立音节,例如“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

儿化词的频繁使用是北京口语的特点。其中两类儿化词,从理论上说,普通话是应该加以吸收的。一类是前面所述的儿化,与不儿化可以构成最小辨义对立,或在语法上有区别词性作用的儿化词;另一类是虽然没有与之对应的非儿化词,也无区别词义词性的作用,但是习惯上只有儿化这一种读法的词。例如:小孩儿、一会儿、味儿、馅儿、瓢儿。

这类例词,在北京话里只有儿化这一种读法,如果不读儿化音就破坏了这些词固有的语音形式,听起来会十分别扭,因为它违反了自然语言的习惯。特别是其中一些儿化词的词根,本身不是构词语素,如“味、馅、瓢”等,只有加上词尾“儿”才能成为可以独立使用的词,这些词如果不读成儿化词,那更是涉及语法规范的问题了。

上述这些儿化词只要不是北京话里才通行的土词俚语,一般都可以作为普通话词汇看待,至于那些儿化与否,在北京话里本身就是两可的词,就不必去确认儿化是普通话的规范读音。

四、“轻声”“儿化”的规范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6条规定“国家颁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管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社会应用,支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促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丰富和发展。”^[4]第一句话说的是为了推广普通话,国家必须制定相应的规范和标准,使人们在讲普通话时有依据,有尺度,不能随意化。例如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某些字和词产生了读音分歧的现象,如“太阳、工人、娇气”,这些词的最后一个字就有轻声和非轻声两种读音形式“唱歌儿、写字儿、有事儿”也有儿化和非儿化两种读音形式。诸如此类的读音分歧现象,对学习普通话和民族共同语的统一显然是不利的。所以,笔者认为“轻声”“儿化”现象也应该有相应的规范,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上思想交流的明确无误。

(一) 轻声的规范问题

轻声词的规范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读音规范,二是词汇规范。读音规范,指的是轻声字应该按照它的发音特点来念,尤其是韵母方面。例如永远读轻声的名词或代词后缀、语气词等,如果不按照轻声的读音来念,那应该作为一种不规范的发音看待。口语中常出现的“爸爸”“妈妈”“玻璃”“月亮”这类词,第二个轻声字如果读本调,听起来就很不自然,即不能认为是标准的普通话了。词汇规范是指,哪些轻声词是属于普通话范围内的,哪些只是北京话的土词俗语。民族共同语的词汇基础是北方方言,同时还要

吸收非北方方言中新鲜、生动的词语,所以北京话的词汇不完全等同于普通话的词汇,它只是普通话词汇的核心。就轻声词来说,虽然汉语大多数方言都存在着轻声现象,但其范围和数量有很大差别。例如,西南方言里的轻声,比北京话要少得多,连语气词、助词、后缀等一般都不轻读;广州话则基本上不存在轻声现象。那么,北京话里数量如此庞大的轻声词,是不是方言区人都必须学习掌握的?从词汇规范的大原则看显然不是,那么,北京话里哪些轻声词是属于普通话范围内的,哪些只是北京话的方言词语呢?例如:衣服—制服;工钱—金钱;格式—公式;学生—新生。

以上例词,少数几对可以用口头语或书面语、普通名词或是专门名词,使用较久的老词或是出现不久的新词等等原因去解释,但大部分词是解释不清的,无规律可寻、无区别作用,只是按习惯读成轻声。因为诸如“眉毛”和“汗毛”,“伯伯”和“大伯”之类的轻声词和非轻声词,我们很难证明读轻声的词,一定使用更久,资格更老。更何况还有大量词,在北京话里读不读轻声本身就是两可的。这就给方言区人学习普通话带来了困难,也给普通话的词汇规范化带来了难题。

北京话毕竟不等于普通话,它本身也还是一种地区性的方言,而普通话却是一种民族共同语,它要面向全民族,面向全国各方言区。从这个角度说,轻声词的规范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去做,应该根据不同的对象,提出不同的要求,分别确定不同等级的必读轻声词语表,对播音员、演员、语文教师可以要求高一些、严一些,对一般人员则不必过于苛求,这样才会减轻方言区人学习普通话的负担,有利于早日全面推广和普及普通话,完善民族标准语的规范化工作。

(二) 儿化的规范问题

儿化规范也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读音规范,二是词汇规范。前一个问题指的是如何处理儿化韵的读音分歧。因为北京话的儿化韵几十年来一直处于变动中,存在着明显的个人读音分歧,如“板儿”和“把儿”,有人读得一样,有人读得不同。这些读音分歧,有的是历史音变的残迹,有的却是语音变化的先兆。从共时规范的角度说,这些读音分歧应该根据从众从简的原则,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的认识。

儿化词汇的规范是规范的重点。因为方言区人学习普通话的难点,主要不在于学不会儿化韵,而在于不知道什么词应该儿化、什么词不应该儿化。词尾“儿”跟前字合音变为一个音节后,按照汉语一字一音的书写习惯,口语里的大部分儿化词,字面上往往不写出“儿”字。例如“bīnggùnr”只写“冰”(下转第46页)

发展的动力,也是现当代人的活动在自然环境与自然物上的延伸。

(四) 莱芜生姜文化系统

莱芜生姜文化元素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源于根元素,成长于基本元素,发展于名片元素,彼此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是统一的互文系统,是莱芜地域文化在生姜这一自然物种上的映射。表格2说明了鲁文化滋润了莱芜生姜文化元素,而其齐文化则将鲁文化发扬光大,用开拓进取的工商精神打造了莱芜生姜文化的制高点。

表2 莱芜生姜文化系统

		鲁文化(古嬴文化)	齐文化(古牟文化)
根元素	自然物	泰山支脉、莲花山	
	人文物	嬴城遗址、苍龙峡	
基本元素	自然物	莱芜大姜、小姜	
	人文物	姜田、姜井、姜窖、洗姜池	
名片元素	自然物		姜莱头道菜、姜老大
	人文物		姜博会、姜王比赛

三、结语

只要是有人生存和繁衍的地方就一定有文化,任何人类使用的自然之物都凝聚着人类的情感、记忆和

(上接第33页)

棍”等。这样,即使学会了全部汉字的标准读音,也仍然无法掌握口语里形形色色的儿化词。结果是该儿化的没有儿化,不该儿化的却儿化了。

另外,“儿化词不限于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也有儿化的。”^[1]如“打滚儿”“贪玩儿”“顺便儿”等。这些词语交际时如果不进行儿化音变,不仅语感生硬,也会影响表达效果,使人觉得不是地道的普通话。可见,准确应用儿化词,有助于提高普通话的口语水平。学习中对于能体现普通话语音特点的儿化词,或者作为构词、语法手段的儿化词,要尽力掌握、使用,如“胡同儿里走出来一个小孩儿”,其中儿化词就是普通话习惯儿化的例子,不音变使人感到别扭;另一方面,有人为追求“京味儿”或者受方言影响,滥用儿化词,^[2]这是对普通话语音特点的错误理解,要注意纠正。

五、结语

汉语规范化绝不会妨碍语言的发展,因为规范化所要限制、剔除的只是那些不合语言发展规律的东西,只是为了克服语言内部的分歧和混乱。为了有利于民族共同语的学习和推广,我们可以确定《必读轻声词语表》和《必读儿化词语表》。根据普通话书面语

生活方式,通过文化元素分析就能找出文化背后的叙事逻辑,就可以发现原生的物语体系,找到契合当地人生活感悟的文化,理清地域文化发展的脉络。

本文通过对莱芜生姜文化元素的汇总和分类,大致勾勒出了莱芜生姜文化的精神结构面貌。莱芜生姜文化实际上是一种衍生自鲁文化,兼具农耕与商业价值的人类活动产物。通过表格2我们可以看到莱芜生姜文化从根本上是鲁文化在生姜上的符号化,是鲁文化在生姜上的延伸;齐文化的介入加速了莱芜生姜文化的传播,它渗入到莱芜生姜的文化系统中,与留存的鲁文化融合,将商业进取精神强行植入农耕精神之中,为莱芜生姜文化发展带了新的动力。

参 考 文 献

- [1] 巩姝言. 符号学视角下的莱阳文化元素研究 [D].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 2013.
- [2] 孟华, 李玉尚. 文化元素·国家·地方——以青岛文化为例 [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9.

责任编辑: 白彩霞

的口语形式从严掌握,因为只在北京话口语里通行而在书面语的口语形式中一般都通行的词,方言区的人是很难掌握的。这样做既符合读书音领导口语音的精神,也符合书面语指导口语的发展和统一的规范化原则。有了这两份表,有了文字的提示,必读轻声词、儿化词的数量又能控制在为数不多的范围内,那么,轻声词、儿化词的使用肯定不会成为学习普通话的一个大难点。

参 考 文 献

- [1] 李亚翠. 普通话教育研究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207.
- [2] 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 现代汉语专题教程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17.
- [3] 刘焕阳. 通用语言文字教程 [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 68.
- [4] 沈炯. 普通话和北京语音 [J]. 语文建设, 1998, (9).

责任编辑: 白彩霞